

非常经典

铭刻记忆的永恒，感化世纪的情愫，镶嵌岁月的
晶莹，吮吸名著的乳汁，绽放属于生命灿烂不朽的思
想之花。

巴尔扎克作品选 (一)



[法国] 巴尔扎克

744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巴尔扎克作品选(一)

(法国)巴尔扎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巴尔扎克作品选(一)

(法国)巴尔扎克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巴尔扎克(1799—1850),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

1829年巴尔扎克发表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1931年出版的《驴皮记》使他声名大震。为使自已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拿破仑”,在30至40年代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作品,写出了91部小说,合称《人间喜剧》。

《人间喜剧》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类,原定书名为《社会研究》。1842年,巴尔扎克受但

丁《神曲》谓之“神的喜剧”的启发，遂改此名，即把资产阶级社会作为一个大舞台，把资产阶级的生活比做一部丑态百出的“喜剧”。在《导言》中巴尔扎克写到：“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学家，我不过是这位历史学家的秘书而已。开列恶癖与德行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事实，描绘各种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的事件，结合若干相同的性格上的特点而组成典型，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写出一部史学家忘记的历史，即风俗史。”《人间喜剧》有“社会百科全书”之称，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描写了贵族阶级注定灭亡，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贪婪、掠夺和一切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巴尔扎克注重具体、详尽的环境描写和细节描写，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行揭示人物的灵魂。全书共塑造了两千四百多个人物，并且一个人物往往在多部小说中出现。其中著名的篇章有：《舒昂党人》、《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高利贷者》、《古物陈列室》、《纽沁根银行》、《幻灭》、《农民》……，在短短20年内，他每年要写4—5部小说。每天伏案至少18个小时，他的《赛查·皮罗多》是25小时内写成的。《乡村医生》用了72小时，而长达几十万字的名著《高老头》竟是三天内一气呵成。为保证写作时清醒，巴尔扎克嗜浓咖啡如命，他曾说过：“我将死于3万杯咖啡。”果然，由于早期的债务和写作的艰辛，他于1850年8月18日与世长辞，慢性咖啡中毒成为他死因之一。

目 录

被遗弃的女人·····	1
家庭的和睦 ·····	70
苏镇舞会·····	128
夏娃的女儿·····	223

被遗弃的女人

巴黎，1835年，8月。

1822年春初，巴黎的大夫们把一个病后复原的青年送到下诺曼底来，他害的是炎症，原因是用功过度，或者是生活放荡，漫没节制。他的康复要求绝对休息，饮食清淡，周围有寒冷空气和完全避免过度的感官刺激。贝森的肥沃的田野和外省死气沉沉的生活，似乎最有利于他的恢复健康。于是他就到贝叶城住进他的一个表姐家。贝叶是一个美丽的城市，离海只有八公里，他的表姐过惯了隐居的生活，有一个亲戚或者朋友到来就喜不自胜，对他表示了特别热烈的欢迎。

除了少数特殊习俗。所有小城市都是相似的。这位名叫加斯东·德·尼埃耶男爵先生的巴黎青年，在他表姐瑟韦尔夫人家里，或者在她的一伙朋友家里。参加了几个



晚会以后，不久就认识了这个僻静社会视为全城头面人物的人们。加斯东·德·尼埃耶把这些人视为永久不变的人物，任何一个观察家在从前组成法兰西的无数封建藩侯的首府里，都可以发现这些人物。

这些人物中的头一个属于一个贵族家庭，这个家族的世系在二百公里以外就无人知晓，可是在这个省里却被认为是无可争辩的最源远流长的阀阅门第。他们是小型的王室，没有人怀疑他们通过婚亲关系搭上了纳瓦兰家族、格朗利厄家族，又同卡迪央家族沾上亲，和布拉蒙肖弗里家族也有瓜葛。这个望族的领袖通常总是一个果敢的猎手。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经常用姓氏的优越压倒一切人；他容忍县长的存在，如同他忍受捐税的缴纳一样；他不承认十九世纪创立的新贵，并且指出如果首相不是贵族，乃是政治上极端可怕的事。他的妻子说话的口气斩钉截铁，声音极高，拥有几个崇拜她的人，可是她规行矩步，经常在复活节前后半个月内领圣体；她教养女儿们教养得很不好，总让她们有了贵族姓氏就永远富有。妻子和丈夫对于现代的奢侈豪华一无所知，他们还保持着戏台上穿的服装，古色古香的银餐具、家具和马车，如同他们保持着古老的生活习惯和语言一

样。这种老式排场同外省的经济条件倒也相当适应。总之，他们是过去时代的遗老，只不过缺少征收土地移转税的权利，缺少一群群猪犬和镶着饰带的制服罢了；他们在自己人中间是充满荣誉感的，他们全都对离他们十分遥远的亲王们忠心耿耿。这个历史上的家族名声不扬，却像一幅古老的立纪挂毯那样保持着古怪特点。这个家族必然会孳生出来一个叔伯兄弟，当上了少将，佩带红绶带，出入宫廷，曾经追随过黎希留元帅入侵汉诺威，你会发现他在家族里宛如路易十五时代一本旧书上面散落下来的一页纸。

跟这个古董似的家庭相对立的一家人家比较富有，可是贵族世系没有那么古老。每年冬天丈夫和妻子到巴黎去度过两个月，总带回来短暂的时髦风尚和昙花一现的流行爱好。夫人是个风雅人，可是有点拘谨。总跟不上时兴的款式，不过，她却嘲笑邻居们装腔作势的无知；她的银餐具都是新式的；她拥有几个小厮。几个黑奴和一个随身男仆。她的长子有一辆轻便双人马车，无所事事，领有世袭财产；幼子是最高行政法院助理办案员。父亲熟悉内阁的种种黑幕，经常讲述关于路易十八和迪·凯拉夫人的轶事；他购买五厘公债，避免关于苹果酒的谈话，有时怪癖发作，便去更



正省属财产的数字；他是省议会的议员，衣服都在巴黎定制，佩带荣誉团的十字勋章。最后，这位贵族理解王政复辟，会在议会里搞钱，但是他的忠君动机却没有同与他敌对的那家人家那样纯洁。

他订阅《法兰西新闻》和《争鸣报》。同他们对立的一家人家只阅读《每日新闻》。

从前的代理主教，现在的主教大人，就在这两大势力中间摇摆不定，这两大势力完全是为着宗教的缘故才尊敬他，所以有时也向他暗示，叫他领会一下拉封丹在他的寓言《驮圣物的驴子》结尾时所提出的教训。因为这位主教是平民出身。

接下来就是一些二等星了，他们是些每年入息一万到一万二千法郎的贵族，有的当过海军上校，有的当过骑兵上尉，有的什么也没有当过。骑马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的位置是在捧着圣餐器的本堂神甫和出外巡回的税务监督中间。他们几乎全都在宫廷里学习过礼仪，受过骑士训练，当过火枪手，现在都清清闲闲地在自己经营的田庄里消磨日子，更关心的是伐木或者他们的苹果酒，而不是君主政制。

不过，他们有时也谈论宪章和自由党人，那是在惠斯特纸牌

打了一个大局以后，或者在掷骰戏中间，在他们计算过嫁妆，妥善地按照他们能背诵如流的家谱来安排婚事之余。他们的妻子坐在柳条轻便马车里，一面孔自命不凡，装出宫廷中人的神气；她们怪里怪气地披上一条披肩或者戴上一顶帽子就认为已经打扮入时了；她们每年经过几度深思熟虑以后，才购买两顶帽子，有时也叫人家从巴黎买回来；她们一般都是品行端正而嘴巴喋喋不休的。

围绕在这伙贵族的主要角色身边，有两三位有身份的老小姐，她们已经解决了人类的定居的问题。因为她们仿佛浇铸在你遇见她们的那所房子里面：她们的面孔，她们的服饰，已经成为本宅、本城、本省的一部分；她们就是本宅、本城、本省的传统、纪录和精神。她们全都有倔强的和叫人吃惊的地方；她们通常都懂得在合适的时候微笑颌首或者摇头，她们不时也说句把被认为俏皮的话。

有几位富有的资产者也混进了这个贵族小圈子，那是因为他们具有贵族的政见或者由于他们有钱。可是，尽管他们年纪已经上了四十岁，这些贵族的每一个人提到他们时总是说：“这小家伙想的不错！”于是就把他们选为众议员。一般的说，他们的后台都是那些老小姐，不过，这也是



人家随便乱说罢了。

最后，两三个教士也受到这班社会名流的接待，那是因为他们具有宗教权力，或者因为他们人很聪明，贵族们在自己人中间觉得烦闷无聊，就把平民出身的人带进他们的客厅里来，正如面包师把酵母放进他的面团里一样。

在这些脑袋里所堆积起来的全部智慧都是由一定数量的古旧观念所组成的，其中也混杂进去一些新思想，这些新思想是每天晚上大家共同搅拌进去的。代表这些思想的词句正像小海湾里的海水一样，也有每天的潮涨潮落，也有永恒的波动，完全一样。今天听到空洞的回声的人，明天也能听到，一年以后也能听到，永远能听到。他们对世事所下的永远不变的判决，已经成为一门传统的科学，谁也没权加上一点一滴新的见解。这些墨守成规的人们，生活在牢不可破的习惯圈子里同他们的宗教、政治、道德和文学观念一样牢不可破。

如果一个外来人被允许参加这个小团体，那么每个人都会带点嘲讽地对他说：“这里可不像你们巴黎社会那么光彩！”

同时每个人都斥责别人的生活方式，尽力叫人相信他

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个例外，他曾经设法改革这个社会而没有成功。如果，这个新来的人不幸也说了几句批评的话，证实这些人彼此间互相指责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他马上就被视为无法无天的坏人，是个腐化堕落的巴黎人，跟通常所有的巴黎人一样。

加斯东·德·尼埃耶在这个小小天地里露脸的时候，事先他已经被贝叶城公共舆论不会有错的天秤称过斤两。因为在这个小小社会里一切完全遵守礼节，生活里每件事都是协调的，没有半点事情能瞒过别人，所有爵位和领地的价值都有价格标明，跟报纸末页所登载的债券价格一样。他的表姐圣瑟韦尔夫人早已说过他的财产数字，他的未来希望，也展示过他的家谱，吹嘘过他的学识，他的礼貌和他的谦让。他所受到的欢迎是他理应受到的，他被不客气地接待为一个优秀的小贵族，因为他的年纪只有二十三岁。可是有几个年轻姑娘和几位母亲却对他另眼相看，充满温情。他在奥热山谷里拥有一万八千法郎的年地租，他的父亲早晚会遗留给他那座马内维尔古堡及其他部附属建筑物。至于他的所受教育，他的政治前程，他的人品，他的天才，都不成其为问题。他拥有的土地都十分肥沃，地租是有



保证的；栽种的植物尤其优良，维修费用和捐税都由佃户负担；苹果树都已经长了三十八年了，而他的父亲还在商量一笔交易，想把同他的花园连接的二百阿尔邦森林买下来，给花园围上围墙。这些优点是任何当部长的希望，任何人世的声誉都不能与之竞争的，不知是出于狡猾或是另有打算，圣瑟韦尔夫人没有提起加斯东的哥哥，加斯东自己也一字不提。这个哥哥患上肺病，似乎不久就要被人埋葬、哀哭而且遗忘了。开头加斯东·德·尼埃耶拿这些人物来作消遣，可以说，他把这些人物的尊容都描绘在他的画册里了，他把这些人物的有棱角的、多皱纹的、钩鼻的模样儿描绘得有趣而逼真，他注意到他们的服装和脸上肌肉的抽搐多么古怪而可笑。他非常喜欢听他们说话里的诺曼底方言，非常喜欢他们守旧的观念和粗野的性格。

可是，在一段时间内习惯了这种松鼠在笼子里打转似的生活以后，他觉察到在这种停滞而不可改变的生活中缺乏对立的变化，同修道士关在修道院里没有什么两样，因而他就苦闷起来，虽然这种苦闷还不是烦恼和厌恶，但是这两者的效果都有了。经过这种过渡时期的轻微痛苦以后，一个人像植物一样移植到一个相反环境的过程就完成了，在

这个新环境中他必须自行萎缩，过着一种生长不良的生活。事实上，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把他拉出这个社会，他就会在不知不觉间适应了这个社会的生活习惯，他不再怕这个社会的空虚无聊，这种空虚无聊会侵袭他，把他完全消灭。加斯东的肺部早已习惯于呼吸这种空气了。他已经完全准备好要确认在这种无所用心、不动脑筋的日子里有一种麻木不仁的幸福，他开始忘记了那种精力不断更新的运动，忘记了他曾在巴黎曾经那么热爱过的能经常结出丰硕成果的脑力运用，他要永久留在这里，在这些化石中间僵化，像尤利西斯的伙伴们一样，在猪身里就满足了。有一天晚上，加斯东·德·尼埃耶在一家人家的客厅里，坐在一位老太太和本主教管区的一个代理主教之间。这所客厅的细木护壁板漆成灰色，地上铺着白土大方砖，挂着几张家里人的画像，摆着四张赌桌，十六个人围着赌桌一边闲谈，一边打惠斯特纸牌。他在那里什么也不想，只在消化他吃下去的美味晚餐，这种精美的晚餐就是外省日常生活的美好未来，他出乎意外发现自己正在赞同当地的生活习惯。他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继续使用昨天的旧纸牌，为什么他们在破旧的赌桌上洗牌，他们怎样才能做到既不为自己，也不为别人穿上好看